

馮夢龍全集

III

The Complete Works
of
Jung Meecham

I214.82/1

魏同賢

主編

已故

馮夢龍全集

11

12BB62/05



21242541



1242541 江蘇古籍出版社

(蘇)新登字006號

馮夢龍全集

三教偶拈 廣笑府

馮夢龍 編著

魏同賢 馬清江 校點

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

江蘇省新華書店發行

邗江古籍印刷廠排版

鹽城市印刷廠印刷

開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張11.25 插頁6 字數250,000

1993年4月第1版

1993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1,500冊

ISBN 7-80719-154-8/I·134

責任編輯：卞岐 吳偉斌 定價：11.80元

序

……經四十二章於西域，而佛之名始聞，浸假而琳宮創於孫吳，法藏廣於苻秦，懺科備於蕭梁，釋教乃大行，而儼然與儒、道鼎立爲三，甚且掩而上之。此三教始終之大略也。是三教者，互相譏而莫能相廢，吾謂得其意皆可以治世，而襲其跡皆不免於誤世。舜之被袵鼓琴，清淨無爲之旨也；禹之胼手胝足，慈悲狗物之仁也。謂舜禹爲儒可，即謂舜禹爲仙爲佛亦胡不可。而儒者乃謂漢武惑於僊而衰。梁武惑於仙，於是鼎湖瑤池神其說，蓬萊方壺侈其勝，安期羨門異其人，呪禁符水岐其術。要之，方外別是一種，與道無與。故劉歆《七略》，以道家爲諸子，神仙爲方技，良有以爾。迨李少君、寇謙之之輩，務爲迂怪，附會以於人主之澤，而神仙與道合爲一家，遂與儒教絕不相似。此道與儒分合之大略也。若夫佛乃胡神，西荒所奉。相傳秦時，沙門利室房入朝，始皇囚之，有金人穿牆而去。至漢明帝時，金人入夢，遣使請於佛而亡。不知二武之惑，正在不通仙佛之教耳。漢武而真能學仙，則必清淨無爲，而安有算商車征匈奴之事；梁武而真能學佛，則必慈悲狗物，而安有築長堰貪河南之事。宋之崇儒講學，遠過漢唐，而頭巾習氣，刺於骨髓，國家元氣，日以耗削。試問航海而猶講《大學》，與戎服而講《老子》、《仁王經》者，其蔽

何異，則又安得以此而嗤彼哉。余於三教概未有得，然終不敢有所去取。其間於釋教吾取其慈悲，於道教吾取其清淨，於儒教吾取其平實。所謂得其意皆可以治世者，此也。偶閱《王文成公年譜》，竊嘆謂文事武備，儒家第一流人物，暇日演爲小傳，使天下之學儒者，知學問必如文成，方爲有用。因思向有濟顛、旌陽小說，合之而三教備焉。夫釋如濟顛，道如旌陽，儒者未或過之，又安得以此而廢彼也。

東吳畸人七樂生撰

目錄

皇明大儒王陽明先生出身靖亂錄	一
濟顛羅漢淨慈寺顯聖記	八
許真君旌陽宮斬蛟傳	四

皇明大儒王陽明先生出身靖亂錄

墨憨齋 新編

詩曰：

綿綿聖學已千年，兩字良知是口傳。

欲識渾淪無斧鑿，須知規矩出方圓。

不離日用常行內，直造先天未畫前。

握手臨岐更何語，殷懃莫愧別離筵。

這首詩，乃是國朝一位有名的道學先生別門生之作。那位道學先生，姓王，雙名守仁，字伯安，學者稱爲陽明先生，乃浙江省紹興府餘姚縣人也。如今且說道學二字，道乃道理，學乃學問，有道理，便有學問，不能者待學而能，不知者待問而知，問總是學，學總是道，故謂之道學。且如鴻濛之世，茹毛飲血，不識不知，此時尚無道理可言，安有學問之名。自伏羲始畫八卦，製文字，洩天地之精微，括人事之變化，於是學問漸興。據古書所載，黃帝學於太真，顓帝學於錄圖，帝嚳學於赤松子，堯學於君疇，舜學於務成昭，禹學於西王國，湯學於伊尹，文王學於時子

思，武王學於尚父，成王學於周公。這幾箇有名的帝王，天縱聰明，何所不知，何所不能，祇爲道理無窮，不敢自是，所以必須資人講解，此乃道學淵源之一派也。自周室東遷，教化漸衰，處士橫議，天生孔聖人出來，刪述六經，表章五教，上接文武周公之派，下開百千萬世之緒，此乃帝王以後第一代講學之祖。漢儒因此立爲經師，《易經》有田何、丁寬、孟喜、梁丘賀等，《書經》有伏勝、孔安國、劉向、歐陽高等，《詩經》有申培、毛公、王吉、匡衡等，《禮經》有大戴、小戴、后蒼、高堂生等，《春秋》有公羊氏、穀梁氏、董仲舒、陸弘等。各執專經，聚徒講解。當時明經行修者，薦舉爲官，所以人務實學，風俗敦厚。乃唐以詩賦取士，理學遂廢，惟有昌黎伯韓愈，獨發明道術，爲一代之大儒。至宋太祖崇儒重道，後來真儒輩出，爲濂洛關閩之傳，濂以周茂叔爲首，洛以二程爲首，關以張橫渠爲首，閩以朱晦庵爲首，於是理學大著。許衡、吳澄當胡元腥世，猶繼其脈。迄於皇明，薛瑄、羅倫、章懋、蔡清之徒，皆以正誼、明道、清操、勁節相尚，生爲名臣，沒載祀典，然功名事業，總不及陽明先生之盛。即如講學一途，從來依經傍註，惟有先生揭良知二字爲宗，直扶千聖千賢心印，開後人多少進修之路。祇看他一生行事，橫來豎去，從心所欲，勘亂解紛，無不底績，都從良知揮霍出來。直箇是捲舒不違乎時，文武惟其所用，這纔是有用的學問，這纔是真儒。所以國朝道學公論，必以陽明先生爲第一。有詩爲證：

世間講學盡皮膚，虛譽雖隆實用無。

養就良知滿天地，陽明纔是仲尼徒。

且說陽明先生之父，名華，字德輝，別號龍山公，自幼警敏異常。六歲時，與羣兒戲於水

濱，望見一醉漢濯足於水中而去，公先到水次，見一布囊，提之頗重，意其中必有物，知是前醉漢所遺，酒醒必追尋至此，猶恐爲他兒所見，乃潛投於水中。羣兒至，問汝投水是何物，公謬對曰：「石塊耳。」羣兒戲罷將晚餐，拉公同歸。公假稱腹痛不能行，獨坐水次而守之。少頃，前醉漢酒醒，悟失囊，號泣而至。公起迎問曰：「汝求囊中物耶？」醉漢曰：「然。童子曾見之否？」公曰：「吾恐爲他人所取，爲汝藏於水中，汝可自取。」醉漢取囊，解而視之，內裏白金數錠，分毫不動。醉漢大驚曰：「聞古人有還金之事，不意出自童子。」揀一小錠爲謝曰：「與爾買果餌喫。」公笑曰：「吾家豈乏果餌而需爾金耶？」奔而去，歸家亦絕不言於父母。年七歲，母岑夫人授以句讀，值邑中迎春，里中兒皆歡呼出觀，公危坐讀書不輟。岑夫人憐之，謂曰：「兒可出外暫觀，再讀不妨。」公拱手對曰：「觀春不若觀書也。」岑夫人喜曰：「是兒他日成就，殆不可量。」自此，送鄉塾就學，過目輒不忘。同學小兒所讀書，經其耳無不成誦。年十一，從里師錢希寵，初習對句，輒工。月餘學爲詩，又月餘學爲文，出語驚人。爲文兩月，同學諸生雖年長無出其右者。錢師驚嘆曰：「一歲之後，吾且無以教汝矣。」值新縣令出外拜客，僕從甚盛，在塾前喝道而過，同學生停書爭往出觀。公據案朗誦不輟，聲瑯瑯達外。錢師止之曰：「汝不畏知縣耶？」公對曰：「知縣亦人耳，吾何畏。況讀書未有罪也。」錢師語其父竹軒翁曰：「令公子德器如此，定非常人。」年十四，學成，假館於龍泉寺。寺有妖祟，每夜出拋磚弄瓦，往時借寓讀書者，咸受驚恐，或發病，不敢復居。公獨與一蒼頭寢處其中，寂然無聲。僧異之，乘其夜讀，假以豬尿泡塗灰粉，畫眉眼其上，用蘆管透入窗櫺，噓氣漲泡，如鬼頭形，僧

口作鬼聲，欲以動公。公取牀頭小刀刺泡，泡氣洩。僧拽出，公投刀復誦讀如常，了不爲異，聞者皆爲縮舌。

娶夫人鄭氏於成化七年，懷娠凡十四月，岑夫人夢神人衣緋腰玉，於雲中鼓吹，送一小兒來家。比驚醒，聞啼聲，侍女報鄭夫人已產兒，兒即陽明先生也。竹軒公初取名曰雲，鄉人因指所生樓曰瑞雲樓。雲五歲，尚不能言。一日，有神僧過之，聞奶孃呼名，僧摩其頂曰：「好箇小兒，可惜道破了。」竹軒翁疑夢不當洩，乃更名守仁。是日遂能言，且祖父所讀書，每每口誦，訝問曰：「兒何以能誦？」對曰：「向時雖不言，然聞聲已暗記矣。」其神契如此。有富室聞龍山公名，迎至家園館穀。忽一夜，有美姬造其館，華驚避，美姬曰：「勿相訝，我乃主人之妾也。因主人無子，欲借種於郎君耳。」公曰：「蒙主人厚意留此，豈可爲此不肖之事。」姬即袖中出一扇曰：「此主人之命也，郎君但看扇頭字當知之。」公視扇面，果主人親筆，書五字曰：「欲借人間種。」公援筆添五字於後曰：「恐驚天上神。」厲色拒之，姬恨恨而去。公既中鄉榜，明年會試，前富室主人，延一高真設醮祈嗣。高真伏壇，遂睡去，久而不起。既醒，主人問其故，高真曰：「適夢捧章至三天門，遇天上迎狀元榜，久乃得達，故遲遲耳。」主人問狀元爲誰，高真曰：「不知姓名，但馬前有旗二面，旗上書一聯云：『欲借人間種，恐驚天上神。』」主人默然大駭，時成化十七年辛丑之春也。未幾，會試報至，公果狀元及第，陽明先生時年十歲矣。次年壬寅，公在京師，迎養其父竹軒翁。翁攜先生同往，過金山寺，竹軒公與客酣飲，擬作詩未成，先生在旁索筆，竹軒翁曰：「孺子亦能賦耶？」先生即書四句云：

金山一點大如拳，打破維揚水底天。

醉倚妙高樓上月，玉簫吹徹洞龍眠。

坐客驚異，咸爲起敬。少頃，遊蔽月山房，竹軒公曰：「孺子還能作一詩否？」先生應聲吟曰：

山近月遠覺月小，便道此山大於月。

若人有眼大如天，還見山小月更闊。

坐客謂竹軒翁曰：「令孫聲口，俱不落凡。想他日定當以文章名天下。」先生曰：「文章小事，何足成名。」衆益異之。十二歲，在京師就塾師，不肯專心誦讀，每潛出與羣兒戲，製大小旗幟，付羣兒持立四面，自己爲大將，居中調度，左旋右轉，略如戰陣之勢。龍山公出見之，怒曰：「吾家世以讀書顯。安用是爲。」先生曰：「讀書有何用處？」龍山公曰：「讀書則爲大官，如汝父中狀元，皆讀書力也。」先生曰：「父中狀元，子孫世代還是狀元否？」龍山公曰：「止吾一世耳，汝若要中狀元，還是去勤讀。」先生笑曰：「祇一代，雖狀元不爲希罕。」父益怒，撲責之。

先生□□，又嘗問塾師曰：「天下何事爲第一等人？」塾師曰：「嵬科高第，顯親揚名如尊公，乃第一等人也。」先生吟曰：「嵬科高第時時有，豈是人間第一流。」塾師曰：「據孺子之見，以何事爲第一？」先生曰：「惟聖賢方是第一。」龍山公聞之，笑曰：「孺子之志，何其著也。」先生一日出遊市上，見賣雀兒者，欲得之，賣雀者不肯與，先生與之爭。有相士號麻衣神相，一見先生，驚曰：「此子他日大貴，當建非常功名。」乃自出錢，買雀以贈先生，因以手

撫其面曰：「孺子記吾言。」

鬚拂領，其時入聖境，鬚至上丹臺，其時結聖胎，鬚至下丹田，其時聖果圓。」

又囑曰：「孺子當讀書自愛，吾所言將來以有應驗。」言訖遂去。先生感其言，自此潛心誦讀，學問日進。十三歲，母夫人鄭氏卒，先生居喪，哭泣甚哀。父有所寵小夫人，待先生不以禮。先生遊於街市，見有縛鴉鳥一隻求售者，先生出錢買之，復懷銀五錢，贈一巫媼，授以口語。見庶母，如此恁般，先生歸，將鴉鳥潛匿於庶母牀被中，母發被，鴉衝出，遶屋而飛，口作怪聲。小夫人大懼，開窓逐之，良久方去。俗忌野鳥入室，況鴉乃惡聲之鳥，見者以爲不祥，又伏於被中，曲房深戶，重帷錦衾，何自而入，豈不是大怪極異之事。先生聞房中驚詫之聲，佯爲不知，入問其故，小夫人述言有此怪異，先生曰：「何不召巫者詢之。」小夫人使人召巫媼，巫媼入門，便言家有怪氣。既見小夫人，又言夫人氣色不佳，當有大災害至矣。小夫人告以發被得鴉鳥之異，巫媼曰：「老婦當問諸家神。」即具香燭，命小夫人下拜，索錢楮焚訖，媼即謬託鄭夫人附體，言曰：「汝待我兒無禮，吾訴天曹，將取汝命，適怪鳥即我所化也。」小夫人信以爲真，跪拜無數，伏罪悔過，言此後再不敢。良久，媼曰：「適見先夫人，意色甚怒，將託怪鳥啄爾生魂，幸夫人許以改過，方纔昇屋簷而去。」小夫人自此待先生加意有禮，先生尚童年，其權術已不測如此矣。先生十四歲，習學弓馬，留心兵法，多讀韜鈴之書，嘗曰：「儒者患不知兵，仲尼有文事，必有武備，區區章句之儒，平時叨竊富貴，以詞章粉飾太平，臨事遇變，束手無策，此通儒之所羞也。」十五歲，從父執父輩謂之父執，遊居庸三關，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。一日，

夢謁伏波將軍廟，漢馬援封伏波將軍，賦詩曰：

捲甲歸來馬伏波，早年兵法鬚毛皤。

雲埋銅柱雷轟折，六字題文尚不磨。

其時地方水旱，盜賊乘機作亂，畿內有石英、王勇，陝西有石和尚、劉千斤，屢屢攻破城池，劫掠府庫，官軍不能收捕。先生言於龍山公，欲以諸生上書，請效終軍故事，願得壯卒萬人，削平草寇，以靖海內。龍山公曰：「汝病狂耶，書生妄言取死耳。」先生乃不敢言，於是益專心於學問。

弘治元年，先生十七歲，歸餘姚，遂往江西就親，所娶諸氏夫人，乃江西布政司參議諸養和公之女也。既成婚，官署中，一日信步出行，至許旌陽鐵柱宮，於殿側遇一道者，龐眉皓首，盤膝靜坐，先生叩之曰：「道者何處人？」道者對曰：「蜀人也，因訪道侶至此。」先生問其壽幾何？對曰：「九十六歲矣。」問其姓，對曰：「自幼出外，不知姓名，人見我時時靜坐，呼我曰『無爲道者』。」先生見其精神健旺，聲如洪鐘，疑是得道之人，因叩以養生之術。道者曰：「養生之訣，無過一靜。老子清淨，莊生逍遙，惟清淨而後能逍遙也。」因教先生以導引之法，先生恍然有悟，乃與道者閉目對坐，如一對槁木，不知日之已暮，并寢食俱忘之矣。諸夫人不見先生歸署，言於參議公，使衙役遍索不得。至次日天明，始遇之於鐵柱宮中，隔夜坐處，尚未移動也。衙役以參議命促歸，先生呼道者與別。道者曰：「珍重，珍重。二十年後，當再見於海上也。」先生回署，署中蓄紙最富，先生日取學書，紙爲之空，書法大進。先生自言：「吾始學

書，對摸古帖，止得字形。其後不輕落紙，凝思於心，久之始通其法。明道程先生有曰：「吾作字甚敬，非是要字好，祇是此學。」夫既不要字好，所學何事？祇不要字好一念，亦是不敬。」聞者歎服。

明年己酉，先生十八歲，是冬與諸夫人同歸餘姚，行至廣信府上饒縣，謁道學婁一齋，名諒，語以宋儒格物致知之義，謂聖人必學而可至，先生深以爲然。自是，奮然有求爲聖賢之志。平日好諧謔豪放，此後每每端坐省言，曰：「吾過矣。蓮伯玉行年五十，而知四十九之非，何其晚也。」

弘治五年壬子，先生年二十一歲，竹軒翁卒於京師，龍山公奉其喪以歸。是秋，先生初赴鄉試場中，夜半，巡場者見二巨人，一衣緋，一衣綠，東西相向立，大聲言曰：「三人好做事。」言訖，忽不見。及放榜，先生與孫忠烈燧、胡尚書世寧同舉。其後，寧王宸濠之變，胡發其奸，孫死其難，先生平其亂，人以爲三人好做事。此其驗也。

明年癸丑春，會試下第，宰相李西涯諱東陽，時方爲文章主盟，服先生之才，戲呼爲來科狀元。丙辰再會試，復被黜落，同寓友人以不第爲恥，先生曰：「世情以不得第爲恥，吾以不得第動心爲恥。」友人服其涵養，時龍山公已在京任，先生遂寓京中。明年丁巳，先生年二十六歲，遷任報緊急，舉朝倉皇，推擇將才，莫有應者。先生嘆曰：「武舉之設，僅得騎射擊刺之士，而不可以收韜略統馭之才，平時不講將略，欲備倉卒之用，難矣。」於是留情武事，凡兵家秘書，莫不精研熟討。每遇賓客宴會，輒聚果核爲陣圖，指示開闔進退之方。一夕，夢戚寧伯王越，解

所佩寶劍爲贈，既覺喜曰：「吾當效威寧以斧鉞之任，垂功名於竹帛，吾志遂矣。」

弘治十二年己未，先生中會試第二名，時年二十八歲。廷試二甲，以工部觀政進士，受命往潯縣督造威寧伯墳。先生一路不用肩輿，日惟乘馬，偶因過山馬驚，先生墜地吐血，從人進轎，先生仍用馬，蓋以此自習也。既見威寧子弟，問先大人用兵之法，其家言之甚悉，先生即以兵法部署造墳之衆，凡在役者，更番休息，用力少，見功多，工得速完。其家致金帛爲謝，先生固辭不受，後乃出一寶劍相贈曰：「此先大夫所佩也。」先生喜其與夢相符，遂受之。復命之日，值星變，達虜方犯邊，朝廷下詔求直言，先生上言邊務八策，言極剴切。明年授官刑部主事，又明年，奉命審錄江北，多所平反，民稱不冤。事畢，遂遊九華山，歷無相、化城諸寺，到必經宿。時道者蔡蓬頭踞坐堂中，衣服敝陋，若類若狂，先生心知其異人也，以客禮致敬，請問神仙可學否，蔡搖首曰：「尚未尚未。」有頃，先生屏去左右，引至後亭，再拜，復叩問之。蔡又搖首曰：「尚未尚未。」先生力懇不已，蔡曰：「汝自謂拜揖盡禮，我看你一團官相，說甚神仙。」先生大笑而別，遊至地藏洞，聞山巖之巔，有一老道，不知姓名，坐卧松毛，不餐火食。先生欲訪之。乃懸崖扳木而上，直至山巔。老道蹣足熟睡，先生坐於其傍，以手撫摩其足。久之，老道方覺，見先生驚曰：「如此危險，安得至此？」先生曰：「欲與長者論道，不敢辭勞也。」因備言佛老之要，漸及於儒，曰：「周濂溪、程明道，是儒家兩個好秀才。」又曰：「朱考亭是個講師，祇未到最上一乘。」先生喜其談論，盤桓不能捨，次日再往訪之，其人已徙居他處矣。有詩爲證：